

智育、群育與生命教育的對話

羅婉盈

崇基學院 中國語言及文學

我：今天很榮幸邀請到蘇格拉底先生、莊先生和盧梭先生到來，討論
我校新書院通識教育課程的構想。容我先把通識教育目的定為
培養學生的完整人格，不知各位認為課程應以教授何樣的人文
價值？

蘇：我並不在意把人文價值的真理告訴你們，但請先許我問主持人幾
個簡單的問題。¹我親愛的大學生，請你告訴我，大學設立本意
是否為了提供教學和研究條件，讓人追求更深進的知識？

我：是的。

蘇：那麼大學生追求知識，乃因其對知識本身存有渴求，我這樣說
對嗎？²

我：不然。可以只是出於對「知識改變命運」的信仰。

蘇：若不管對象是甚麼，追求某樣事物，乃出於其對該樣事物的渴
求，這樣說可以嗎？

我：那是可以的。

1 參照蘇格拉底於《會飲篇》：「我並不在意把愛的真理告訴你們」。(199b) 又，觀乎《會飲篇》，蘇格拉底好以詰問引導思考。

2 《會飲篇》中指出愛神對他愛的對象有欲求，(200a) 此處以「知識」類比文本所說之「愛」，以愛是追求其所缺乏的，(201c) 而學習正是人補充其所遺忘了的知識之過程。(208b)

蘇：那是在還沒得到它時追求，還是在已得到時渴求？³

我：大概是在還沒得到時。

蘇：你認為你把握了所有的知識了嗎？

我：沒有。

蘇：你渴望擁有知識嗎？⁴

我：我想是渴望的。

蘇：那好，既然你缺乏知識，又渴望得到它，而大學已為你們提供了追求知識的條件，但你們就讀最大目的卻不是為了追求知識本身，這樣可以嗎？

我：我想那是不好的。

蘇：謝謝你的回應，現在我將論述對課程的構想。入讀大學者本屬精英，故當致力發展其智，以至探索真理本身。課程最宜透過悉如剛才老師詰問學生的形式，刺激他們以所習知識來進行批判性思考，用問題協助學生判斷其想法，指出他們的回答漏洞，藉此讓其認清自己的錯誤。這樣，他們一定能找到登天之梯，從修讀通識課程，到吸收知識，然後到思考，再到擁有智慧，進到僅以智慧本身為對象的那種學問，最終明白甚麼是真理。⁵

我：但若只單純發展學生之智，會否忽略其全面發展？

蘇：當學生探知到真理，便是凡人能夠得到不朽，這時已可被稱作為神的朋友了。⁶我親愛的學生，你說這樣足夠全面嗎？

我：蘇格拉底先生果然厲害，不知莊先生和盧梭先生又持何見解？

3 一切事物渴求的東西都是它缺乏的東西，沒有任何事物會去謀求它不缺乏的東西。（200b）

4 人企盼着使美的事物成為他自己的，（204d）而知識類比於愛，也是美的一種。

5 《會飲篇》的愛的天梯，取其層次越高則越漸普遍、越漸無形。又，蘇格拉底言及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，（204b）故智慧為之智慧的本質，便是真理。

6 《會飲篇》中提及通過使美本身成為可見的而看到美的本身，人們心中便哺育了完美的美德，便是凡人能夠得到不朽，可被稱作為神的朋友。（212a）

盧：老蘇，我先問你，你認為人類是群體動物嗎？

蘇：無庸置否。人類組織了家庭和社會。

盧：那麼主持人說得對，你的論述的確未臻全面了。人活在社會當中，若只追求個人完善，其價值未以實現於他人，那便毫無意義了。我雖是反對精英主義⁷的，但置於今日社會，姑且把大學生言作知識份子，於未來有更大的領導可能。而作為領導者，最重要的不是要展現個人思辨能力，而是必需接納由公眾所協定的公意，將自己作為全體意志中不可分割的共同體，（62; bk. I, ch. VI）捨棄不合公意的個別意志行事。故此，通識課程應以討論形式進行，每次要求同學提出個人意見，最後透過協商收窄分歧，達成一個全體一致的共識，以培養大學生的公共意識。

我：這樣的話，每個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價值豈非無法彰顯？

盧：當然不是的。最後所共識的公意，正正包含了每一個獨立個體的意見，沒有一個會受到忽視。

蘇：我親愛的老盧，那麼當一個智者提出了正確意見，然而在場所有愚者皆不以為然，這樣的公意又有否價值？

盧：老蘇，你這樣想是不對的。首先，公意是人以理性所協定出來的公共利益。人人皆有理性，重點在乎其是否將重點置於公共利益上作討論，與其資稟無關，不一定智者所提出的便必然為正確。其次，公意只在有派系存在時才有可能存有錯誤。（72; bk. II, ch. III）不然，在一般的情況下，不服從公意者乃屬個別意志的考慮，需被迫服從於公意。（84; bk. II, ch. III）

蘇：老盧，恕我不能同意你的想法。我還是認為追求智慧的真理才能突出大學生的價值。

盧：那麼我也堅信大學生最重要是學會服從公共利益，將來以貢獻社會。

7 盧梭認為社會應按公意作決策，而非由精英執掌。

我：我看蘇格拉底先生着重智育，而盧梭先生着重群育，兩者構思皆有助於學生人格發展。不如我們先聽聽莊先生之見，再作定奪吧。

莊：由於無知，我才答應要跟着你們討論通識教育的。⁸人的生命有限，而知識則無限，⁹教育本身就是以有限追求無限，多麼危害精神啊。我還是就人文價值作些回應罷了。

盧：那麼老莊，你是否認為人文價值應重群多於智？

莊：重智者，猶如小魚揚言要游遍天下水流之處；重群者，猶如翔鳥不息於空而棲於地，皆勉其所難也。我先問老盧，假如你是一尾魚，你寧願選擇與其他魚兒共困於乾涸陸地上，互相唾沫以勉強維持生命，還是要獨自徜徉在海洋間，而相忘於其他魚群？¹⁰

盧：在這樣極端的比較下，我只能選擇後者。

莊：然而，這樣的情況並非極端。魚的本性乃游於水，而人的本性則亦適於自己最自在的狀態。若要為集體福祉而拋棄或被拋棄個人意志，無疑是要放下自適，損耗自己的精神生命。

盧：儘管如此，人雖失去天然而為所欲為的自由，卻能換以公民自由，從而保障其他自由不會被剝奪。這樣簡單的等價交換，有何不妥？

莊：看來老盧還不明白，這並不是得與失的問題，乃是生命價值的問題。生命之價非應由人所賦予，因其貴在於生命自身。¹¹

蘇：老莊說得不錯，價值在於價值自身。所以我們應當尋求最終的價值，也就是真理。

我：蘇格拉底先生剛才指大學生應透過擁有智慧，進而看到真理的本

8 參照蘇格拉底《會飲篇》：「由於無知，我才答應要跟着你們頌揚愛神」。(199b)

9 原文：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矣。」(孫雍長 37)

10 參相濡以沫故事：「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向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」(陳鼓應 228)

11 「無用之用」概念，比如樗樹小枝彎曲而被匠人視之無用，但不被砍下而能繼續生長，養生全性便為其之大用。

質，而智慧則是經思考知識而得的。可是，莊先生一開始又說追求知識有傷精神，那說法豈非存在矛盾？

莊：請問老蘇，你所認為的真理，是否只有一個？¹²

蘇：那是當然的。

莊：那麼，你所認為的真理，是否永恆的？（1096a1-4）

蘇：你真是我的知心好友。

莊：朝生暮死的蟲子與五百歲的靈龜相比，靈龜是否長壽生物？¹³

蘇：那自是。

莊：五百歲的靈龜與八千年的大椿樹相比，靈龜是否長壽生物？

蘇：那自不是了。

莊：那麼現試就你已有的知識，判斷靈龜是否長壽生物。

蘇：……我回答不出來。

莊：不要緊的老蘇。其實世上並沒有永恆不變的真理，因為你所認為的真理為真理的本質，也即是我所說的「道」，便是觀點的轉換。而這樣的真理，是不能單從知識上獲得的，而是要透過靈活處世，順乎於自然，以盡可能不讓生命受任何外物所損。¹⁴

蘇：老莊觀點果然獨到。

盧：是啊，真是不得不令人折服。

我：真高興三位先生最後達成了共識。莊先生雖否定教育本身，卻善用逆向思維，講授了生命教育。我更留意到莊先生其實是運用了詰問技巧，而使大家取得一個一致的公意。所以，我想通識教育的形式不需只待於一，而是可隨情況而調節；至於內容上，則可着重於探究生命自身的價值。不知三位先生是否同意學生之說法？

盧：不錯。

12 此為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之「相」的質疑（10961a-4），而將「相」轉化為真理。

13 有關靈龜之詰問參自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。（陳鼓應 93）

14 比如於〈養生主·庖丁解牛〉中，解牛當順牛肌理而使刀刃遊於其身，而不傷刀刃之鋒利。

蘇：我同意。

莊：如果非要進行通識教育的話，便這樣吧。

徵引書目

Aristotle. *Nicomachean Ethics*. Translated by C.D.C. Reeve. Hackett, 2014.
 Rousseau, Jean-Jacques. *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*, 2007.
 Translated by G.D.H. Cole. Rpt. in *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: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*. Edited by Julie Chiu, Kevin Ka-wai Ip, Po-hei Lau, and Cheuk-hang Leung, *et al.* 4th ed., vol. 2,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2016, pp. 51–89.

柏拉圖，《柏拉圖全集》，王曉朝譯，人民出版社，2002。

孫雍長注譯，《莊子》，花城出版社，1998。

陳鼓應，《莊子今註今譯》節選，載《與人文對話：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》，何偉明、趙茱莉、梁美儀、楊陽編，第三版修訂本，上冊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3，頁91–137。

* * * * *

老師短評

羅婉盈同學的文章示範了何謂「文本閱讀」。首先是閱讀仔細，所作判斷幾乎做到言必有據；其次是要點清晰，能見其大，以「智育」、「群育」、「生命教命」概括三位思想家的宗旨。文章所論，堪稱「見樹又見林」。

本文的組織亦示範了何謂「對話」。三位思想家的陳述並非互不相干的「拼貼」，而是一個承接一個，層次有所轉進，最後揉合三人所論而為一。當中綜合各家學說的工夫，可見心思。

至於文字，簡煉而優美，讀來賞心悅目，更為文章平添一分韻味。（劉保禧）

